



著作：佛教与人生

佛儒自力的人生观

佛教的修学，有他力论和自力论。他力是指佛菩萨的力量助成，自力则靠自己的努力致果。在这两者之中，佛教的真义，是著重在后者，前者只是一种方便。佛在阿含经中开示弟子的修养方法是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异依止」。即是说：你们要学好，要靠自力，靠法力，毋须依赖他力；自己若不努力改恶修善，依赖他人或神力，也是没用的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：是人生的现象，有贫富智愚，媿妍寿夭，穷通得失等等的参差不齐，但何以有此不齐的现象呢？这是使人最感困惑的问题！主张宿命论的人，认为这是过去作的宿业，注定今生的苦乐命运，无法更改，否定了自己现生行为努力的价值。其认为宿命注定乐的，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无钱明日愁」，趋於乐天的颓废派，近於中国的魏晋清谈之流，印度的顺世外道，西洋的施勒尼哲学，伊壁鸠鲁哲学之类；其认为宿命注定苦的，「命该如此」，趋於厌世的悲观派，近於中国的命运论者，印度的厌世外道，西洋的叔本华哲学之类。这些人虽然对人生的现象知有因果性的关系，而认识不同，漠视或否认了现生行为的努力，可以改变现状的价值，而把一切都呆板化、机械化的

120

注定下来，以致流於定命论的观念。有些人主张尊神论，把人生一切的遭遇，都归结到神意中去，只要求神祈祷，便可找得办法，自己的力量是无可奈何的；其实呢，世间的一切祸福现状，都有前因，若都把它归於神意的操纵，无异否定了自己，也否定了人生努力的价值！因为一个人自己不肯在行为上努力改善，光是求神拜鬼，是决不会有什结果的。更有一种苦行论者，从人生种种现象的因缘中，懂得因果性的道理，以为只要自己现在肯吃苦，将来必可获得快乐，於是不择手段地在努力苦干，蛮干，如印度许多苦行者的投崖、蹈火、曝日、吃草等等，到头还是空花无果。

佛教主张自力论，阐明人生一切现象，都是因缘相涉相成，离不了因果性，而这因果性的创造力，全在乎自己。所谓「操之则存，舍之则亡」。它不是尊神的神意论，也不是宿作的定命论，更不是偏激狂妄的苦行论，因它不把人生一切现象归於神意。也不是归於过去的宿作，注定现生的命运，而是说由自己前生

行为的善恶，可以影响今生的苦乐果报。而更重视因缘论的力量，只要今生遇到因缘，自己又肯从正途努力，那即使现果的生活是穷苦的，亦可改变为富乐的，不如命运论那样刻板的注定。记得印顺法师在佛法概论中，纠正定命论者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：如一个极强健的青年，偶因忽视卫生，生病死亡，或因生活浪漫，烟赌嫖吹，以致堕落，这当然不能说是神支配了他，或是前生注定，而完全是因自己现在的行为不良所致，如果是

121

自己行为善良，不但不致堕落或死亡，或者会比以前更好，更壮健。佛教虽然把人生一切现象归之於因縁与因果，而这权力是操之自己，宇宙间的一切现象，都是很活泼地可随自力更改，只要自己抱定宗旨努力，富者乐者固可更富更乐，就是贫者苦者，亦可以改变为富为乐的。

佛教这种自力改造一切的人生观，与孔子的学说倒是很相近。孔子学说大部份是讲人生问题，重视现实，重视自力，他的理想是要发挥人群的价值，以人力来操纵宇宙，克服自然，所谓：「人定胜天」。

「人能宏道非道宏人」。人能至诚尽性，人格升华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与天地同参。人从好的方面发展是如此，若从坏的方面发展，则如书经所说，「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逭」，也是注重自业的势力，认为人生进步的关键，完全在乎自己。不过佛教亦说「定业可转」，其尊重自力，更有过於孔子的。

孔子家语说：「哀公问於孔子曰：国家之存亡祸福，信有天命，非为人也。孔子对曰：存亡祸福，皆己而已，天灾地妖，不能加也。公曰善，吾子之言，岂有其事乎？孔子曰：昔者殷王帝辛之世，有雀生大鸟於城隅焉，占之者曰：凡小生大，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。於是帝辛介雀之德，不修国政，亢暴无极，朝臣莫救，外寇乃至，殷以亡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诡福反为祸者也。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，道缺法圯，以致天孽，桑谷於朝；七日大拱，占之者曰：桑壳野木而不合生朝，意者国亡乎？太戊恐骇，侧身修行，思先王之政，明养民

122

之道，三年之後，远方慕义重绎至者十有六国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得祸为福者也。故天灾地妖，所以做人主者；寤梦傲人臣者也。灾妖不胜善政，寤梦不胜善行，能如此者，至治之极也，唯明王达此！」这一段故事，说明了孔子不信天命，是反宿作的命运论者，也不是一个寤梦求之的尊神论者，而是一个自力主义论者，唯有自力不但可以胜人，亦可以胜天呢。

佛法尚感应道交，本是自他二力，可以互彻，二十唯识论所谓：「展转增上力，二识成决定」；惟虽言二力，而尤以自力为重，无自力为主而感，则他力为助而应亦无从应起，此亦以自作之业有别，所招果报

亦异。如那先比丘经云：「弥兰王问那先：世间之人头面目身体支皆完具，然有长命者短命者，有多病者少病者，有贫者有富者，有端正者丑恶者，有人所信者所疑者，有明者有暗者，何以故有斯不同也？那先言：譬诸树木之生果，有酢者，苦者，辛者，甜者，此等树木何故有不同者也？王曰：其不同者，木栽各异也。那先言：人之所作，各异不同，故有长命短命，有多病少病，有富贫贵贱，有端正丑恶，有明有暗。佛谓：豪富、贫贱、好丑、宿命之作，善恶随自形而得之」；此亦以自己过去所做的善恶业力不同，影响今生得报的媿妍、智愚、贫富、贵贱不同，而好恶的关键，还是完全在於自己。自己业力决定自己的趣向，虽佛力亦难以改变，非佛不欲救苦救难也。如心地观经云：「时有五百长者问佛言：佛常利益众生，何故世间众生多不见佛，受诸苦恼？佛告五百长者：譬喻日光虽普

123

照世界，盲者皆不见其光明」。日光普照，盲人不见，过在自业障隔，不在日光有意不照。是知人生一切现象的逆顺美丑，皆由自力而成，皆以自力而改造为转移。自力重要如此，我们应如何谨慎自力，而创造自己呢！

一九五八年讲於夏威夷中华佛教会（曾发表於海潮音四十周年纪念刊）

124